



盛唐三大家诗论

The Study of the Three
Great Poets of the High Tang

魏耕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盛唐三大家诗论

The Study of the Three
Great Poets of the High-Tang

魏耕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唐三大家诗论/魏耕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301-28570-1

I. ①盛… II. ①魏… III. ①唐诗—诗歌评论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86501号

书 名 盛唐三大家诗论

SHENGTANG SANDAJIA SHILUN

著作责任者 魏耕原 著

责任编辑 徐 迈 蒲南溪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57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0.75印张 361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自 叙	1
-----------	---

一编 李白论

第一章 “笑”在李白	9
一、笑是李白的生命活力	9
二、对世俗之笑的讽刺与拟人之笑	13
三、美女、侠客、仙人的笑	15
第二章 李白歌行的创变特征新探	21
一、多种题材嫁接与主题的多义性	21
二、句型的参差多样与功能特征	27
三、句式的集成与变化的多样	33
第三章 李白诗歌结构论	40
一、线索分明的长篇歌行结构	40
二、乐府与五七言古诗短制的结构变化	47
三、组诗的结构经营	51
第四章 李白心系长安论	55
一、长安的期望所引发的批判	55
二、体味长安人的思念、哀怨及长安诱惑	60
三、说不完的长安得意	63
四、日思梦想的长安情结	68
第五章 李白诗歌的起兴与比喻特征	72
一、起兴的多样与发展	72
二、情采横溢的比喻以及与夸张的兼容	76

三、比喻的连用与对比、对偶的交融	81
第六章 李白诗的拟人、呼告与顶真、反复	89
一、天真的拟人	89
二、热切召唤的呼告	94
三、奔放的反复与回环的顶真	98

二编 王维论

第七章 王维长安诗与盛唐气象	107
一、高华流美的京华歌手	107
二、王维眼中的长安	113
三、长安的分切镜头	117
第八章 王维山水画和山水诗趋向与规律的融合	121
一、王维山水画的审美趋向与规律	121
二、“诗中有画”的重新考察	125
三、“三远”与王维山水诗	130
四、浮云、落照、飞鸟的抒情性	135
第九章 论王维“诗中有画”的模式	138
一、山水诗“二维空间叠合”的模式	138
二、画的“深远”与诗暗示空间的“外”以及封闭的“掩扉”	142
三、动静、颜色与拟人化的模式	147

三编 杜甫论

第十章 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	157
一、走向日常生活的白话七律	157
二、白话七律的创建	161
三、口语虚词的魅力	165
第十一章 杜甫歌行论	171
一、长于铺叙的风采	171

二、议论的深刻与多样	174
三、变化多方的结构艺术	180
第十二章 杜甫组诗论	185
一、组诗、连章诗的界义与杜甫组诗的概况	185
二、杜甫组诗的阶段分布与创作用意	190
三、杜甫组诗的创新意义	197
第十三章 杜甫:从升平与丧乱中走出来的诗史	201
一、由探亲拉开的历史长卷	201
二、从一家一户走出来的诗史	206
三、以新闻报道为诗史	212
第十四章 杜甫绝句变革的得失及意义	219
一、尴尬的“四面屏风”	219
二、组诗、题材的扩大与俗语的汲取	223
三、幽默的拟人化与议论	227
 四编 比较论 	
第十五章 李杜异中有同	237
一、思想与理想的异中有同	237
二、南北文化的交流与共构	242
三、表现形式与风格的异中有同	247
第十六章 李白与王维的五、七言绝句比较	253
一、李白与王维七绝的异同	253
二、李、王七绝的各自本色	258
三、李白、王维五绝之比较	263
第十七章 盛唐三大家诗关键词论	269
一、李白关键词的飞动	269
二、王维关键词的凝静清幽	277
三、杜甫副词的沉郁厚重	283

第十八章 盛唐三大家异同与出现意义	288
一、三大家思想的异同与盛唐时代之关系	288
二、三大家不同历史使命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294
三、三大家诗风与诗体创新及盛唐气象形成的关系	299
第十九章 论盛唐对话体诗——以三大家为中心	305
一、生动活泼的五、七言绝句中的对话	305
二、五七言律诗与歌行体对话的初步发展	311
三、杜甫对话体诗的全面发展	316
后 记	322

自 叙

在本书的整体思路上,笔者有几点设想。首先,李白以“笑”的方式表达对盛唐上层社会的种种批判,应当属于“盛唐气象”中最具价值的活力。开天以来盛唐时代思想的包容与宽宏,正是宋代及以后无法企及的原因。杜甫叙事、记事的诗史,正是根植于这种宽松开明的政治大环境中。杜甫对安史之乱前后下层百姓遭受的不幸深感忧虑而勇于代言,这与李白对“士不遇”的永恒批判互补共济。而王维久居京官,又与官场保持一定距离,专注于山林与田园,正是宽和的大背景下所能产生的与入世背离的人生态度。他和李白对壮丽山河的描写,使盛唐气象更加缤纷,都是盛唐诗歌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歌颂与李白、杜甫为国家百姓的呼喊,多重音调合构盛唐气象的博大深沉、多姿多彩。其诗歌中的批判、谴责与歌颂,前所未有的,后人难以企及,“盛唐气象”不再复现。

其次,盛唐也是一个浪漫的艺术时代,这一时代处于玄宗先崇儒而后重道的宽和能容的思想背景下。所以纵横家李白乐意加入道家,以各种手段寻求出路。而在最能体现浪漫精神的歌行体中,他把游仙、山水、送别、留别、咏怀、议政多种题材嫁接在一起,如天风海雨,鱼龙百变,则与时代的文艺思潮有关,亦与道家、道教的独特想象和纵横家多变的思想有关。大量乐府诗的比兴寄托,变化多样的结构,神采焕发的比喻,飞扬跋扈的夸张,均可作如是观。杜甫五古大篇的叙事与歌行体的记事,海涵地负、悲慨淋漓,与志在以复古为革新的李白不同,处处别开生面。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上升到“诗史”——直面国计民生之大事,同样贯穿深刻而全面的批判精神,为叙事诗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品类,有历史长卷、通讯报道、微型的绝句,诗兼众体。

再次,文学艺术的交叉融合,则由王维来完成。以往论者多从其诗中寻找画意,研究深入了一步。唐宋人画史著录的王维山水画中的平远,以及画中浮云落照、飞鸟的抒情性,又为研究王维山水田园诗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从诗与画的审美共性特征观察其诗,则更深入一步。他的山水画对诗歌存在正负两面的影响,负面影响即王维诗中种种模式化形态。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以诗体的发展变化为中心,以三大家各自特色为切入点,避免笼括或肤泛的议论。采用不同学科的交叉,把绘画、书法与诗歌研

究结合起来。以宏观的整体把握为基础,探讨三大家共同出现的原因。用比较的方法,舍弃异中求异之简易,而用异中求同之宏通理念,符合学理且更有价值。采用数据统计法,从而发现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开发新的渠道,如李白眷念长安问题与句式多变以及王维诗的模式,杜甫组诗之惊人。重视逆向思维的观察。李白、王维诗存在着模式化,其余孟浩然、杜甫、高适、岑参等莫不如此。

对于学界尚未涉足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则多加用力,深入讨论如下:

1. 显示盛唐气象伟绩的主要是歌行与绝句。李白歌行多题材的嫁接,忽而游仙,忽而山水,咏怀或议政置于最主要的点睛部位,送别、留别贯穿其间。这是对初唐以来此体的最大改变与革新,当是受到李颀把送别与人物诗结合的启迪。但更加显得无首无尾,变化错综,比高、岑、王的歌行情致更能宏放委曲,而《蜀道难》《远别离》等诗归趣难求的原因,亦在这里。

2. 李白诗看似天马行空,或者冲口而出,随其天才挥洒,似不经意,实际在结构经营上不亚于杜甫。他的歌行与五古大篇线索极为分明,特别是乐府与五七古短制结构变化至为多样。有二分与三分,有对比也有递进。特别长于对比结构,另外则为双线并行,每两句并提,在不停变化运动中进行。还有为数不少的通体比兴结构,内在意脉可分出多种层次。其次组诗的结构也具匠心,还有单句与句群在结构上也有特殊作用。

3. 李白的大济苍生、功成身退的思想,是进步的一面,然其中不无企求富贵的世俗观念。集中体现在对两年翰林经历后“心系长安”的情结挥之不去,而后炫耀富贵成为一大主题,这些诗多达八九十首,不能不予以关注。

4. 王维“诗中有画”,得到普遍肯定,然画对诗的影响也有反面作用,且形成诸多模式。如山水画中以单线勾勒使远景与中景区别不大,影响其诗中“二维空间叠合”模式出现 19 次之多。单纯的水墨山水,于诗则成为单纯的以“青”对“白”的颜色模式;山水画的“深远”影响山水、田园诗歌频用“外”字的指示或暗示遥远空间的模式,以及反复使用“掩扉”“闭关”的封闭空间模式,还有动静、视听偶对与动词拟人化的模式。单看每一处,大都精彩,合在一起则显得不能超越自己,程式化的模式很显著。

5. 杜甫的七律名震诗史,自华州任上开始出现白话律诗,是为革新的开始。入川以后,集中精力作了不少。这即是生活安定以后对日常细事的描写,也是对陶之田园诗的继承。而杜甫则对诗之各体予以创革的新变,一直延续到夔州时期。胡适为了张扬白话文学,曾略有提及,并且带有微词,以为是休闲之作,未意识到这是对盛唐华贵雍容七律风气的反拨与新变。

6. 杜甫的歌行与李白此体构成“双峰并峙”,然杜甫即事名篇,不用旧

题,且以叙事、记事为主,与李白形成“二水分流”。杜歌行因叙事故多铺叙,且以议论见长,结构变化多方,不拘一格,题材涉及面极广,海涵地负,感慨淋漓。其中亦有非组诗的组诗,如《悲青坂》与《悲陈陶》、《哀王孙》与《哀江头》等;名副其实者则有《同谷七歌》,前后《出塞》等;题目相近实为组诗,如《蚕谷行》《白凫行》《朱凤行》等;连章体变格创调则有《曲江三章章五句》,均具有别开生面的性质。

7. 杜甫组诗,论者曾对某一诗体如五律有所注意。学界往往混淆组诗与连章诗的界域。连章诗应是一首,各章不能分开独立,此从《诗经》一首分章而来。组诗则从屈原《九歌》发展而来。二者泾渭分明。杜甫有些诗,虽未标明组诗而实为组诗,且遍布各体,以上歌行体仅是一端。已标明组诗与未标明的组诗共 660 首,占其诗总数 44%,几近一半。其意义,一是在“诗史”中拥有极重要的位置,二是提供了多种创新的体制,三是开拓了同一题材的内容与容量。

8. 杜甫绝句常遭人讥议,被视为变调。其实是力图改变盛唐风华摇曳、一唱三叹的正格。一是用律诗偶对作绝句,如同用白话来作律诗,都体现创变意图。二是四句四景的“四面屏风体”,以铺写加大容量。三是以议论为绝句,还开辟了以绝句论诗的绿洲;四是以叙事、记事为绝句,扩大绝句用途,不专主抒情;五是以幽默的拟人手法写景,对杨万里的“活法”影响甚大。六是大量创作绝句组诗,用若干首诗歌表达较大题材,可分可合。全面革新得失并见。用五、七律作五、七绝,犹以牛刀宰鸡,出力不见得讨好。

以下几个方面作为重点,予以详论:

1. 三大家本为诗史上的热点,尤其是盛唐诗研究重点。拙著专从已有研究未涉及或薄弱与值得商讨处入手。如李杜对上层社会的批判,杜甫安史之乱前后对天宝败政的揭露与丧乱苦难的反映,不少诗作本属于开元盛世,不应当置之“盛唐气象”之外,且诗之“盛唐”与政治经济之“盛唐”应有分别,应取前而舍后。如果依从后者,不仅须剥离杜甫,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也都成了两半截人。

2. 李白歌行多题材嫁接的大篇与古诗和乐府之结构,心系长安渴望富贵;王维山水画对其诗的模式化的促成,山水画与山水诗审美的共同规律;杜甫白话律诗的发展变化历程,歌行体铺叙风采与议论的结合,结构的变化;杜甫组诗的阶段分布与创新意义,均为学界未加讨论或略而不详之处。

3. 李白与杜甫的区别,学界多从异处着眼,此属异中求异。而异中求同、同中求异会更具学理性。李杜的思想异质同构,犹如年之春夏与秋冬,合在一起构成同一时代完整的年轮。李杜分别代表南北两种文化,即南方的想

象与浪漫,北方的质实与厚重;而李杜本身的互补共济,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完美而显明的体现,其表现形式与风格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4. 诗仙李白属于道教,又吸取道家庄子与屈原的批判精神,又是纵横家出身,常用出其不意的手段谋求进取;诗圣杜甫虽然恪守儒家思想与精神,但对唐玄宗直接的谴责与批判,却突破了儒家的君臣观念;诗佛王维中后期剥离政治,以佛家摒弃欲望为归,然“无可无不可”的处世观却又使他不愿离开官场。三大家的复杂现象,说明开元盛世为诗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宏阔环境。唐玄宗先尊儒而后崇道,又爱好文学艺术,自由开放的政治思潮得以形成,促使三大家各自发展,道、儒、佛共存,颂美与批判兼具,这才有象征天、地、人的三大家同时出现。

笔者在阅读写作中还陆续有所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如李白诗的夸张为人所熟知,然并非止于修辞。自《诗经》以后,诗中运用“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起兴,反复见于篇章的,不是高、岑、王、孟,也不是杜甫,而是李白。这与他对待四言体的重视,以及复古的诗学主张密切相关。其诗的起兴形态多种多样,往往是宏大而奔腾的物象,或者是从汉魏乐府与古诗中变化而出的格言,或者是自铸伟词。他又是最嗜好比喻的诗人,他的比喻五花八门,绮思异想纷出,而且常与夸张融为一体,明快、酣畅,富有动态的艺术个性。如“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比喻性的夸张,而与之类似的“雪花大如手”的喻体却缩小许多,变幻不定,灼人眼眸。反复、顶真、呼告也是太白钟爱的手法,其诗奔放、激越、流畅则与此关系尤密。还有对比与对偶,前者常显示他锋芒毕露的个性,如“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总有倾注不尽的激愤。动态诗人不乐于对偶的静态,所以他的对偶鼓荡着英气。总之,这是个五光十色的领域,由此可以更加走近李白,进入他感情跳动的内心世界,而非仅仅属于修辞,或者辨别辞格,及使用多少的问题。

其次,平静温和的王维,在诗体追求上的努力长期以来未引人注目。他不仅诸体兼备,除了五古以外,其余均臻引人注目的境界。而且在诗体实验与创新上付出了很大努力,多少有些接近李白。四言诗有《酬诸公见过》,五言六行诗有《扶南曲歌词五首》《送别》《陇西行》,后者似对陈子昂的继承,而又与高适为呼应。七古则三、五言交错,且形态各异,《送李睢阳》三、七言各近一半,且均为单数句。《赠裴迪》由一句三言领起五句五言,《青雀歌》由一句五言领起三句七言,《雪中忆李楫》五、七言各两句,《答张五弟》两句五言领起四句七言,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全是三、五、七言三种句型交错,虽无李之复杂多变,也可以说与李白一道同风。还有 11 首楚辞体诗,“兮”字或用于

句腰,或用于句末,句式也有相应长短变化,组诗中亦有运用,可谓别开生面。题材有应制、登高、山水、送别、祭祀山神、哀词。其中还有四句短篇。以上诗虽乏精品,但诗体创新的意图却十分明显。他的绝句享有大名,且五、七绝兼长。六言绝句《田园乐七首》,可谓首出新体。尤其是五绝,最短也最难,王维却留下 51 首之多,为盛唐之冠。其中组诗四篇 31 首,亦非常突出。题材有宫怨、寄赠、送别、咏物、哀悼、题画,主要部分还是山水描写。所谓禅意的诗主要见于《辋川集》,没有禅语,却有禅意,这是他的本领,很值得深长思之。从诗体革新看,是在内容上的一种变革。

再次,前盛唐的王昌龄先以七绝一鸣惊人,李白、王维与之鼎足而立,三家绝句旗鼓相当。王昌龄七绝的宫怨之多层次暗示,边塞的雄浑苍凉,送别之清刚明爽,李白则飘逸而善于言情,王维主要用来刻画景物,悄然散发心灵的微动。三家之长短与个性特色,代表盛唐七绝的最高风范,很值得作一番多维度的比较。李白与王昌龄七绝比较论者不少,而与王维七绝比较却未见言之。于此,从中抽绎出盛唐七绝的艺术规律,也是一件有意味的工作。

最后,三大家诗的关键词,前人有片段性的感悟,今人却没有详细的专论。就此,笔者着力深入讨论,或许能够以小见大;虽然言之有些琐碎,所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就不回避了。

李白之作据翻刻的北宋蜀刻本《李太白集》,见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 1997 年版。杜诗据浦起龙《读杜心解》,王维诗据清编《全唐诗》。

谨为序。

一 编

李白论

第一章 “笑”在李白

盛唐三大诗人,李白以“笑”展示自己的世界,杜甫以“哭”忧患着整个社会与人生,王维不会大悲大泣,也不会爽朗大笑,他不哭不笑静观默察人生与自然。笑,大笑,谈笑,构筑了李白的人格与风格,使之成为一种昂扬自信的人格范型,是其浪漫人生的一道最亮眼的生命火花。

一、笑是李白的生命活力

李白诗九百多首,“笑”字大约用了 205 次,频率之高大概不仅在盛唐,恐怕在中国诗史上也最为突出。“笑”虽招惹人,亦很为平常习见,所以向来未引起论者的注意。人们觉得李白总是兴高采烈,杜甫总是忧忧愁愁。其实李白也哭,也悲泣,只是他的哭泣没有他的大笑那样击撞人心。李白不仅是兴高采烈的,而且是大笑着的。李白笑了一生,自信雄视了一生。笑在李白,也在李白一生行止中,在他的诗文里闪耀光彩、形态各异。

笑是李白展示风采与人格的方式,是对人生的自信,是个性的恣意宣泄。从早年起,李白就绽放出烂漫而无所拘束的风采。他在二十多岁以后,赶上了开元时代。开放而有为的时代思潮,英雄与事业,高士与理想,侠客与浪漫,辅弼天子与海县清一,奋其智能与管晏之谈,事君道成与功成身退,斑驳灿烂的种种理想与情怀交织在年轻李白的胸中,他自视为雄姿壮观的大鹏,要展翅高飞,上摩苍穹,下覆人寰。他要做“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的事业。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人生价值的极致。他把英雄、帝王之辅弼,高士、侠客、纵横家、神仙家的诸种情怀凝结为一,处处留下了高朗、自信、爽快、豪迈的笑声,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谱写了那个时代的旋律!

李白早年作于安陆的《上安州李长史书》一落笔便自称“白,嵒崎历落可笑人也”,语出《世说新语·容止》与《晋书·桓彝传》,即谓卓出磊落,让人羡慕的人。这是向人致歉的信,便如此自命不凡,英气逼人。《上安州裴长史书》同样在开头即言:“敢剖心析肝,论举身之事,便当谈笑,以明其心。”他以天才英丽的风采,平交王侯豪贵,以“谈笑”的方式自荐。后来李白受玄宗接见,大概亦是以如此“可笑”的风采而使玄宗不觉忘其尊而降辇步迎。李白